



和16
1.601
#6



門入和16
1601
卷 4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九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文編七 劉氏內傳

賢婦列傳

怡軒公配趙氏同邑知閩縣克禮之孫始歸公奉上接下克承公志公善理財尤好施與遇負貸不能償者輒焚其券以為常氏實多方相之公蚤卒撫其三子咸有成立兄弟友愛至五十年不分爨里中一時言母儀者必曰趙安人其訓子孫動稱先德曰吾舅氏素菴云何後其孫棟著素菴墓表特縷述祖母口授以為傳信至今素菴之德所不忘於後世者皆氏之遺也以棟貴贈淑人

守直公配費氏封大理評事畏菴先生某之女畏菴有家



教啓其子成都守愚以宦業顯清節卓行冠冕縉紳詳在郡志氏其女弟也生而修整舉止宛如士人出房闔裙衫釵釧不見情容始歸公而怡軒病亟氏立牀下顧日觀冢婦大有分曉我死可奉汝姑協力成家既而事其姑孝敬備至每朝夕饋膳必先意承顏務得其懽至家政大小悉以身任之不煩其姑亦不旁委之妯娌卽田淑人年稍長亦以分自下不敢問一切出入而擘畫井井內外宗親咸無異詞猶子棟旣長延師訓迪特先固淑人每成都君造家必令棟侍側授舉子業或從間啓曰此子可教乎成都君亟首肯則喜不自勝及氏歿而棟追思之爲之作傳備述其事且曰嗚呼伯母勤我誦讀訓我話言期我成立可謂愛而知勞視世之煦煦姑息者不啻同年而語也宏治

甲子鄰家火起大小爭奔奩具什物氏獨趣抱木主及景像曰他物可再得其識達大體類如此年三十九卒生二女一子子未離襁褓殂公繼張氏生余曾祖槩等以及宗周嗚呼飲河知源宗周每讀司馬公傳而傷之

司馬公配韓氏父曰貴世出魏公之後而洪武時五雲先生宜可聘明經官至都御史撫滇南有功滇人至今思之則貴世四世祖也氏生而慧敏長而慈祥宰相夫子以大業而不永於年隨公讀中祕書時卒於邸中旣葬公親爲之銘且謚曰妙哀按法恭仁短折曰哀氏臨終嘆曰吾生平無毫髮虧心天不我佑可若何方在室時嘗封股以療母病人稱其孝銘曰君子之澤五世云斬德門風韻彌久匪厭君子之教造端闈門刑而于家光範網緼猗嗟婦道

亦有然者德厚教敦厥施孔也孺人之先魏公之後南渡
造越列三百胄五雲先生功垂滇土頤素布衣爲孺人祖
篤生孺人嬪爲我婦維德之行矜式恐後我有此婦相我
實勤我有此婦敬順嚴君凡百壺政類聚羣分年三十二
爲造物忌客死於京弗究厥志天嗇其壽仍顯其榮我杞
不得天豈不平幸生子女有婦有夫夫爲汝壻婦呼汝姑
汝壻汝擇汝婦汝圖成厥攸配以永終譽高山之麓秀攢
天柱入尺硤碑表孺人墓誰製此詞乃孺人偶職忝史官
庶垂不朽

南園公配章氏知夔州府西軒先生槩女也氏服西軒教
自少閑闕儀初歸奇園封公守愚憂其出於富貴家有豢
養習乃氏入門三日卽操短裳下庖廚躬視饋食守愚聞
而并手曰此天所以福我家也自此益舉婦職爲遠近所
稱口眞大家女余家九世祭祀從苟簡几筵之上七箸不
具直神之而已氏至始訓以生存禮益備物豐腆獻享節
奏煥然改觀至今通行不廢焉又先大父爲余言方封公
歿時季子文峰省試竣二場家人欲弗訃曰需一日卽了
場事冀奏捷以慰逝者而氏立斷曰叔命當捷曷不以逝
者需一日亟走歸文峰逮于含殮其善斷大事如此氏生
二女無子納妾潘生子燧鞠育備至燧年十四方知爲潘
出而潘亦有賢行燧配亦章氏以節儉幹其家佐燧父子
相繼顯

南屏公配宋氏事姑高以孝聞姑年九十餘方七十時患
瘋疾已而日痾氏抱掖臥起如嬰兒或時以兩乳跪哺卽

湯藥不親嘗不以進也每疾篤則衣不解帶遺屎牀第輒手取浣滌之夫婦更番服勤垂二十年而氏亦幾七十矣臨終顧氏訣曰半生廢疾久賴周旋得至今日吾無以報願汝後人亦復如是

敬齋公配季氏伊府長史東所先生木之孫性恭順事公終身無反目其治家以勤儉稱而處妯娌及宗黨間尤嫺睦一時為婦德之最以子毅貴累贈淑人澄源公繼配沈氏慈惠安和出於天性門以內有橫逆者輒茹之不較晚年人呼為老佛以子暹貴封太孺人

止菴公配胡氏少讀書知道理佐公兩任劇邑以循良稱嘗訓諸子女曰肅肅雍雍是為婦則又曰宜室家樂妻孥而順父母此聖訓也有家者知此而後可以為人婦有室者知此而後可以為人夫夫夫婦婦而家道成人以為名言既歿公私謚曰懿章贈孺人

乾陽公配童氏始歸公即脫簪珥佐公讀迄以公貴累進封恭人猶持故荆褐日事操作如爨下婦性惻拙口訥訥不出聲雖待僮僕無疾言遽色數進公貳室為廣嗣計每遣之侍官所而獨操扇鑰于家人尤難之先公卒加贈淑人

贊曰相彼婦道以陰從陽職思在闔饋食酒漿曰蘋與藻姬美羔羊爰及鳧鴈相將翺翔非儀有儀德則四者文勝似史質勝似野孰識大體而斷大義示我母師秉心無伎

貞婦列傳

金一十四公輔配王氏家貧蚤寡矢守無二志生二子皆天公竟無後司馬公特爲贊而傳之

梅庄公配薛氏公年四十卒遺二子尚幼羣從多謀不利者氏多方保護迄于成立以壽終司馬公嘗大書節壽扁張之北堂

滿五十五公梗配陳氏梗生計落拓無行蚤死氏度難自存雉經以殉

端菴公配金氏公蚤卒氏撫孤爝以節聞又大起其家成吾公繼配沈氏司訓燃之女年二十八而公卒前子四人皆長且壯氏視之有禮還事其母如所生氏舉二子力爲拮据起田宅而操履端嚴可法

儀庭公繼配陶氏歸公未幾稱寘生一子以序出繼無難

色子其前子以壽終人稱其節

汝任公配吳氏父某守備遼陽久氏常依其姆居髮覆額卽以不獲事父母斷葷肉日事焚禱年十八歸公又十年公歿遺孤六人或牽衣或擁襁裸啼氏忍死稱未亡漸爲諸子議姻課讀相繼有成立而又漸進其舅姑各耄耄朝夕奉養惟謹得其懽孝志之聲著於里閭人以其爲完節氏旣歿崇禎中子寅以太學生上疏陳情而當事者泥於例不及旌然氏節故足光朝典云

繩所公繼配汪氏公司馬公會孫也家式欲攻苦補縣庠而卒氏遺一子室如懸磬惟力女紅言論三井日而食不言瘁人有憐之者亦未嘗輕乞假日無三之者忍死而已聞者每爲嘆息公兄言亦蚤卒而妻田氏無子苦勵與氏

同時稱雙節同時又有翹之妻何氏幸之妻胡氏璞之妻沈氏皆以節著

宗周先太淑人章氏父南洲先生穎異教授四方稱名儒先後弟子多爲大官者太淑人歸先君十年年二十七而先君謝世則宗周遺腹稱孤矣太淑人矢死晝夜哭先生亦哭輒曰爾夫不欲有後乎又操文而哭諸柩曰汝欲有後上叩帝闈太淑人始啜水漿旣彌月宗周生時先大夫家淩落久之且無可家者先生乃攜宗周母子還外氏稍長爲授章句太淑人時課讀於機杼間比宗周年十二先生先偕仲子赴廣文之任壽昌矣旣而促宗周隨任讀書太淑人欣然遣行伴者一黠奴匿其資斧至一日徒步酷暑中九十里憊甚甫抵壽昌學一足晝夜楚者五越月

先生不得已攜宗周歸明年春小愈復遣宗周上壽昌頃之患目青經年而愈復隨先生歸又明年侍先生之壽昌仍病目又明年舅氏以遷官去任宗周乃離壽昌年已十六矣五年中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太淑人無絲毫姑息又屢攫奇疾卽旁義者爲之翹舌而宗周時讀書學宮以疾故僅得之先生言今臥聽之間以有成又四年而舉於鄉人於是益異先生之教謂太淑人三遣壽昌學宮不啻孟氏三遷云及再上春官成進士則太淑人已先期棄養天平宗周之無祿也頃之巡按御史馬公從聘采風地方奇太淑人苦節上之朝詔旌表其門又若干年以宗周忝官三品累贈至淑人識者猶謂未一食報太淑人生有懿質靜重剛方得坤道之純蚤訓宗周每勗以遠大口口出

於義方爲終身善友之券凡宗周之一生墮落率自違太
淑人教始嗚呼尚何言乎其詳載家狀

贊曰烈波日下由無光屈指蘭蘭有發且傷糟糠何
婦乃稱未亡人其行六乃殉誠涉險夷異致顯晦殊方
合符者心並繫綱宗惟母有教三遷是彰宇宙完貞永
爲世坊

淑媛列傳

謚菴公一媛適朝喧年十九死媛無子矢志守節年八
十餘卒司馬云在也別見

勳菴公一媛適陳事其舅母以孝歸其夫有疾媛歸寧輒
封其左股和藥以進而得瘥也馬公亦有贊而公次媛適
葛棊亦封股療夫

養拙公一媛適季翔翔爲僉憲某之子而媛所舉子曰木
繇鄉薦官伊府長史曰本繇進士授建寧府推官擢御史
以言事謫終長沙府知府所至皆有聲績然獨崇大體略
苛細不屑屑於世故終取齟齬以歸而本故陽明先生弟
子也素從先生講良知之學久之而爲學者標大易微旨
曰龍惕蓋以龍喻心以惕喻心之主宰惺惺合於中庸戒
慎恐懼之說爲致知入手工夫是時講良知之學者多喜
言自然浸入於恣誕故本云云于是海內競傳有龍惕之
說爲師門獨契學者至今推尊之稱彭山先生晚年覃思
著述家徒四壁嘗寄杏花寺下帷二十餘年當途罕見其
面所著書十一種共數十萬言最著者曰說理彙編本既
沒後人卽其讀書處立祠祀之曰景賢而人謂其母儀實

先之

萬安公一媛適鈕緯繇進士歷給事中至僉事生有高超雖積官風憲所餘俸僅構別業一圃治花木其中藏書數萬卷而已緯懸車甚早日讀書其中有以自樂一時士大夫頗高其風尚時南園公一媛適沈寅亦繇給事歷廉憲而清節過之邃白公一媛適陶允明者官鹽運同知風概不逮緯亦以淳行稱

思所公一媛司馬公孫也適方伯祁蒙泉先生子汝杰歸汝杰數載而寡媛絕粒欲死賴姑氏多方護持得不死乃爲夫立後繼其兄之子承燿茹荼撫且教之以弱冠舉於鄉無何燿復夭遺孤孫數歲復茹荼撫之既長而有室僅延夫祀媛鬱鬱以病終孀居四十年蓬髯縞綦獨處一室

雖至親罕見其面者萬曆中巡按御史李邦華上其節詔旌表其門

先贈公一女子姊也適母族章養仁姊歸養仁六年年二十四而稱寡不敢晝哭其夫也則時時飲痛浸以抱疾久之疾浸劇逡巡伏枕十餘年而卒遺一子一女余撫之養仁自少有至性不殺起蟄不折方長及長益修飭自好人呼執方先生姊承太淑人家範而養仁刑于繼之頗嫺婦道既寡厲志撫孤其後孤一補諸生復夭姊視太淑人數逾奇節逾苦矣宗周私易名曰貞範存母教也而君子固謂之知禮同時肖南公一媛以周婦著世穀一媛以胡婦著

贊曰人亦有言曷不生男之子于歸門楣沾沾臂彼繁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九終
會稽後學朱鳳樓校刊
柯敷榮四裔譬彼流泉隨方遵暨屏則有選宅則有相
龍惕之說斯文未喪高山伊爾景行惟賢私我懿親服
膺勉旃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九終

會稽後學朱鳳樓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詩

劉氏家廟樂章 五首

迎神

於皇我祖系本陶唐爲擾龍氏延祚冀方夏盟旣替炎祐
以昌長沙之後奮族維揚有來司幕蔽芾甘棠以燕以翼
几筵洋洋

初獻

我祖右族世傳五忠芬及苗裔澄水淳泓疏爲新河合慶
大宗世宗厥德世德世功以享世祀禮從而隆於以獻之
玉瓚黃中

亞獻

祖德維何蒸蒸日上而匪夷韶齒孔邵三上黔南以歸
父耄築室遂安善養弗耀爍哉於今世食其報禮獻再颺
式舞且蹈

終獻

祖德維何五忠翼翼發祥司馬翰苑名碩大禮議起犯顏
寔擊守經準古綱常允植振我家聲五鼎有赫卒獻於宮
以思無斁

送神

祖祀維何薄采其私菑爾新田剪爾舊茨泣我孝孫一本
千支濟濟踰踰被服書詩神曰孔燕噫嘻侑尸報以介福
萬禩如茲

懷海內諸君子

客夢回中原風塵諸子在各言運期往抽簪不相待孤踪
渺天際上下數千載自昔顧廚英元禮作模楷豈不惜標
榜君子感慷慨慷慨奈爾何意氣一回改晚而卜翁遜因
邈洙泗派如何道不行不復終浮海我將問同心江蘋薦
采采

詠金山

江水如鏡涵金山何淡宕江南千百峰都避江干上帆影
渡口潮往來日相狎惟有歸山人獨向潮頭接獨立渡船
低周看山色奇側渡如堆髻橫渡如憑几山色還送君送
君江之渚便當歸白雲不托中流柱欲識歸山意扁舟半
渡時風起渡頭東日落渡頭西廿載梁溪夢遽然始到今

春風如有待歸興故難禁吾道山林主中原尚陸沈矻矻
禹周孔斷斷邪詖淫

分題得雷門鼓貨

并引為會稽彭侯尚木作

時縣官用軍興督額貢冠蓋望於道侯不忍竭澤
期為民請一旦命而民顧重負侯且懼或失侯婦
子輓貨晝夜不絕課卒以登考上上最是西門豹
之治也為賦鼓貨雷門邑東出門也舊以鼓著

蒿目坐衰季皇綱日以圯綱圯目亦紊安問郡縣理美哉
循吏聲卓魯何濟濟三年五年期臺省鱗次起緬懷古遺
愛之子邁孔邇上堂掬秋水觀面如飲醴既見父母而且
見官長恥見面亦見心推心即豈弟近者國造艱繇役增
倍蕤豈不急公上十室而九洗以茲勞征繕吏亦不下里

頻年禾黍登差得小康耳稽山歌樂郊不知誰所禩陋彼
三異徵一一不足儼吾儕小人腹豈復知大體君子令永
終明德崇几几手酌元氣杓足躡星辰紀躋世唐虞春西
山謝黃綺

弔劉烈女

胥濤洶湧鯨波怒胄鎧鮮鮮起鮫霧淚聲噴激撼雷鳴乘
潮逆上朝還暮色絲蕭日讀殘碑紛其颯爽迎神渡循涯
號慟泣行人桂殿陰森耀丹臚千古英魂永不磨忠貞耿
耿兩江阿倬哉劉女今比躡皎皎赫赫提霜戈瞪目血濺
面猶生晝斬狼獾之顛訶噫呵人生潔性固如此柔弱處
子厲鬼些

題金氏節孝承恩集

玉壺冰瑤池雪皜皜絲來恒自潔茹荼耿耿有孤貞那羨
峩眉山頂月教兒有水飲上池授得肘後真妙訣不將富
貴傲貧寒不將堅白同淄涅文孫抗疏叫天闕人間盡識
有徽節

和崑崙叔 四首

林皋千古分骨肉寸心依孺子晚堪教老氏知者稀下幃
疎定省坐病學憂違劉向推家世行分太乙輝
平生抱孤介同調失依依在世江河下入宗長老稀東山
書未捷萬古教先違珍重尊前意重歌衰鳳輝
過庭吾已失猶子幸瞻依憶昔先君在同時研席稀弓冶
良未學金玉幸無違耿耿懷明教疎窗到月輝
只合題凡鳥無能攬德輝虛生一蠹直殘簡寸陰違月露

工和拙人禽幾與希千秋應不遠翁遜得皈依

憶堦 四首 按其二其三見董編

憶女不得而憶堦我知其不得已也觀者得之
不勝兒女戀多媿丈夫行勸讀先躬績承歡蚤上堂山妻
非德耀往事憶東牀珍重燈前夢匆匆一問郎
薄情真爾丈轉眼罷寒溫欲訴番逢嗔求親反認乾敝笥
刀尺在遺息兩三看莫比閑花落風前一水湍

勉堦

嘗激斷機事一朝如斷萍青雲他日地白首故人情遺響
傳書愧殘膏上夜檠文章君自命莫借子荆生

謁定山先生祠 二首

落日大江城江流入浦晴懷人際霄漢此地想琴曾孝廟

明良恨白沙酬唱情襟期向千載吾道又南行
莽莽風塵役停驂問一津定山無逐客南國有孤臣欲殺
何辭世歸休豈待人危時商出處今也不同君

棲霞白鹿泉

白鹿白雲間雲深澗有泉遊魚三萬里覆薜幾千年佛法
芥子攝洞天指掌閒偶然成獨性小景費流連

同桂堂兄遊牛首

絕巘盤空上騎牛老子看金陵遺一粟寶塔現諸天苔濕
雲移杖松孤月印禪解衣乘興晚又集獻花顛

金山

二首 按其一見董編

絕頂題高妙乘風緩步攀中天分浩劫一葦斷塵寰潮起
鐘聲傍泉澄雲影閑迴廊簡點盡深處有禪關

謁姬忠烈祠

肅肅拜賢侯忠貞帝所褒泣膝纔數日罵賊足千秋婉轉
君親際從橫涕淚收此心應自得一死復何求

過座師鑑湖先生故里

二首

一別師門久清陰滿地槐台衡如可捫蘭玉不勝摧諫草
存笥舊忠謨撤禁回至今吾黨淚重訴徒薪災

故忠諫楊公漣為先

生門人移宮之議與先生實相表裏云

自昔南宮雋春袍綠映槐爭看桃李豔先卜棟梁才翫麟
還如昨凋凌盡可哀高山一仰止前路正崔嵬

和健甫兄寄懷用韻

絕調千年惜子期迂疎不禁鵲鶴思草元尚白將無謂畫
虎非真亦有之烈祖世傳忠孝譜清時獨借廟堂帷陽春

得句偏招隱家在玉山一水湄

答門人鼻弟書

克已存誠與靜觀更無名目許多般亡羊一路支離去買
璞千金朽腐拚好待帝心開夜半只從蛙步上長安馮君
久立楊時雪定性全書也是謾

三山草堂懷健甫兄參江右政

二首 草堂
卽兄讀書處

點點蒼山雁字排瀛洲方丈更蓬萊人間黃鶴誰曾到海
上僊翁去不回一自龍蛇修幻劫空餘風露鎖瑤臺多情
已謝滄江伴縹緲彤雲際秦階
頻呼隱者話平生薜荔爭多簪珥名鳥哺自傷三品誥白
頭誰戀豫章城春來荒徑先栽菊家傍湖鄉又種菱還索
俸錢支病弟弟行兄得換歸耕

題謝墅陸侍御草堂

四首

結社諸生興不孤卽非名勝也蕭疎昔人已去東山臥此
地猶將謝墅呼足躡浮雲揮燭日林開綠野映冰壺何年
忽動丹丘色故是朝陽作鳳圖

卜築主人多稱心參差五柳不成林亭分寶鼎非煙瑞路
出雲門古寺深玩易悠然敲竹韻飛觴幾度宿花陰秋光
已落三千丈蘭蕩池頭賽不禁

蘭蕩有張氏別業
甚都又有賽蘭蕩

賭棋仙子事相傳此去前邨數里間下墅入山上墅盡大
峰齊漢小峰連可憐塵土千年鼎枉費芒屨六月天道遇
古樵剛日落輕輕束擔爛柯旋

謝墅有上下墅其東為爐
峰南為天柱有大小天柱

探奇獨罷倚欄干此事煩君說與看乍日乍陰嵐換景何

來何逝水如湍若非好鳥枝頭會且向耘夫背上觀我欲
更從黃鵠舉朝飛東海暮桑乾

春日同崑崙叔泛舟城南

十里南湖掬翠微春晴半沒快雲飛人隨圖畫函蓬島座
有煙霞問俗醫余不暇茶飲二叔避世言同小阮放學狂
疑是季真非冲倚有鑑園圖座中出以觀余其上多芝蘭
欲競樽前爽媿爾聯牀賦詠歸

壽崑崙叔七旬

先進流風日已微百年夙鼎挹清輝請看裘馬翩翩鶩
指門牆望望迴移杖國中推大老揮毫海內失雄飛階前
未許南山祝且聽園翁賦遜肥叔晚號遜園居士

元夕同崑崙叔登戢山玩雪用韻

濯濯新亭戢在峰非煙非露採薇踪遙尋杖底燈宵陌又
報尊前日晡鐘淑氣如醺迎海嶠豐年有兆祝華封只今
樂事同人好未許浮生半坐慵

金陵懷古四首

大江飛據秣陵奇北控中原采石磯王氣萬年開日月文
章一代選梁齊煙浮夾道離宮樹水引晴春太液池往事
無煩賦離黍天王久矣狩攘夷
僊官雅詫帝京奇珮玉鳴騶瑱燕磯故老空傳周禮樂興
朝不諱漢夷齊東南天柱迴巴峽日夜江流注溟池一為
鳳臺歌鳳去年年春草望中夷
使者乘槎氣負奇直從牛斗望支磯龍蟠虎踞鎬京舊竹
箭南金禹貢齊忽怪異雲浮海嶠俄傳東土弄潢池歛歛

擊楫推前輩江左功名亦匪夷
何物風流六代奇殘霞剩水拾漁磯謝安墅畔雨初歇庾
亮樓南月正齊選勝莫愁移畫舫臨春一曲想瑤池繇來
此地憐歌舞千古興亡恨未夷

同錦屏興宗姪恒之門人章玄字內兄遊棲霞 二首

跨鶴僊人玉不如非煙非霧指天衢千層疊嶂明於浪萬
斛流泉映是珠寶塔遍聞諸佛乘玄圭永護夏王書從茲
次第探奇去只恐諸君眼界輸
天風更度一峰危手挽僧袈作話陪月落瑤臺仙子照霞
沉寶閣御書輝愁來大陸生戎馬悵絕長江覆酒盃極目
金山如鴈沒宋人曾困狡奴回

春日同鴈峰蟠木兩舅參拙表弟遊傅山 二首 按其一已

載董編

黯黯春愁故里寬等閒雲駕與泥蟠年來病骨輸乘輿老
去禪心引避喧緩步不知瑤島近含情無柰渭陽酸天涯
欲挽王尊馭此地憑誰陟屺看 時鴈峰舅勉予用世之道
念及太夫人謂不當以鴟
夷自況也
詩故及之

謁孟廟 十首

幾度風塵謁大賢新開廟貌轉依然禍因楊墨流邪說人
有君親恃七篇始信當年非好辨卻教今日遡微言無他
問學諄諄處一往功夫莫放閑
端的人心即聖賢妙求泉達火初然凡添脂粉皆成戲纔
畫葫蘆已失傳萬象具時神不二一元歸處體無遷從來
不信陽明氏不信陽明有七篇

卷十一 王辰年補刻

千古斯文屬聖賢豈知人性有同然請看日用庭闈際莫
訝齊廷色貨篇取日虞淵方破夢誤人坑塹又逃禪當年
願學尼山者猶喻盈科後進間

尼山沒後賴先賢荆棘於今復蕪然道出韓楊猶是岐語
煩朱陸較誰偏私心獨證人千古轉眼空勞事百年若更
此時疑下手直教孔孟也難鞭

謾誇希聖與希賢此事承當不偶然寸鐵殺人須扼吭孤
軍克敵且沉船行隨敗絮離間棘心坐危檣浪裏顛今日
試開供狀的回頭莫惜岸無邊

憑君些子學前賢有物於人似鳩然若箇渾身通鑄鐵何
能入口不流涎亟須對症言仁義豈是逃倫潔壤泉淑世
有權先拔本千秋獨讓子輿傳

岱岳尊推百世賢巖巖氣象迴天然運終元化身為殿眼
豁鴻濛覺最先性善一言居大口孔宗三復是真傳何期
後學於睚甚親際宮牆萬仞間

讀書束髮讀前賢晚覺親承授受然得處有時皆義襲悟
來何地不仁全能言楊墨吾徒在雅意眉虞名世間今日
撫心論出處獨將尋尺較遺編

每於知己論英賢杖策追隨豈漫然纔讓伊人無站地可
容此道貶登天功夫儘聽多方用綱領先教一處掀極目
風塵孤海岱為誰酬唱為誰憐

浮名雅媿逐時賢道出三遷益愴然此段姻緣生不偶至
今機杼教相傳九原遺像開人極一點良知照世間何事
臯魚不終養獨教餘恨黯蒼天

歸興

滁州道中四首

按其一其二其四見董編

屈指星霜幾罷官
蕭條雙鬢已如潘
因思往事都成夢
誰道癡心不墮羶
絕頂天風垂足穩
中流水月放舟難
從今不薄巢由計
一任煙霞帶骨看

轉和門人陳敬伯

不論鳶戾與魚潛
眼底風光取數廉
正合青山供舊服
敢將白髮問遺簪
傳經意訪道何辭臯席嫌始信
掀天無別事
翩翩線色望吳練

立春登靈巖山

六合道中

郵亭初見柳枝肥
遲日驅車上翠微
北地烽煙沿浦斷
東郊雲物舊京飛
因貪怪石攜官橐
故問歸鴻解客衣
春色不知何處是
獨凌寶塔倚斜暉

丁卯元旦卽事

日出東隣臥起高
鶯聲况復動林梢
喜從稚子迎新歲
懶啓衡門納舊交
世網何關吾道泰
天心只認一元調
良緣此日真堪假
莫遣春風又小桃

同洪溟上人天衢弟登秦望

四首

按其一其三已

小試名山便陟巔
陡然雲氣挾飛仙
回看瀚海蜃宮錯
遙望秦關紫霧連
王謝風流人已去
巢由出没事多傳
蕭條不盡登臨色
萬壑千巖次第間
四月春衫綠曳羅
白雲高處舞婆娑
暫留眼界開秦世
小豁眉端放楚歌
學盡苦心未死生
來吾弟淚徧多
深山若許埋骸骨
不用乘桴蹈海波

又同天衢聯句

偶脫塵勞寄勝遊松風溪畔覓丹丘清都寶闕朝霞麗玉
女瓊宮夜月浮洞洞有天隨可到心心無地即成修可憐
秦帝今何在海上徒煩不死求

妹氏初度呈淑先

纔祝吾兄四十秋又逢吾妹轉添籌眼前青髯誰能駐老
去黃冠空自遊且具一樽稱婺母相期終歲守田疇人生
富貴雖常在不換榴花插滿頭

挽周寧宇先生

二首 按其一其二已見董編

九十生涯時至行不論駒隙有殤彭古來誰解還丹訣世
上空傳久視名一氣清虛遊造物兩間飛躍寄神明識根
已斷羲皇夢擲筆青牛著道經

先生每從五更啓神悟晚
年自謂尚涉識解一朝遣
去遂罷
著述云

示婿紫眉

半解清談半讀書仙舟日暖正三餘滄浪一曲長呼伴漁
父何年慣問渠碌碌後生行待爾嚶嚶往事動成虛玄風
朔雪催前路莫遣流光是滅除

閱水經

二首

身到囊中好讀書近從瀟湘遡青衿山迎落日揮戈下水
向分流砥柱餘幾度滄桑隨世變九年疏淪至今虛生來
饒有張騫典那得封侯骨似渠
我亦乘槎霄漢來崑崙仙子愜悠哉周旋八駿泥車轍出
入九天平泰階中多不老瓊花樹更有長生丹水涯何事
人間復歸去故鄉原籍小蓬萊

過聊城有感

劉子全書遺

卷十詩

七

舊國存亡半紙書孤城猶屬魯連餘至今草萊英雄盡何
口男兒巾幗除長劔倚空還自詫短毫作賦爲誰虛漁陽
一夜夷氛竄露布傳宣已授渠

泊南旺

了卻關門已是家那知寰海盡生涯北風未報秋防畢南
旺先傳春運拏多少勞人看我輩優游一日坐僊艤而今
且說家門事補石瑤天煉女媧

讀巖居會語用韻

千金有子坐堂人一日辭家犯路貧又道虛空忘去相那
知生滅起微塵等閒指出東君面就裏拈來寶藏真不信
牛山無美木朝朝雨露滋靈根

望泰山

青徐野色斷晴空極目瀟條檢岱宗人去五百餘歲後事
傳七十二家中扶桑日出浮雲氣星宿河纏跨海虹徒爾
高山不可卽好乘春入舞雩風

贈王聚洲年友

天涯浪跡去匆匆匿影韜光託冥鴻東下望門誰破產西
歸變服任投傭晨星數點兒還在萍水交情命不同若向
瀟湘逢屈子卜居何似故鄉中

邸中不寐

可道劉生又服官乾坤如許任誰寬生來不了藎鹽債死
去終隨牛馬緣聖世功名皆北斗孤臣涕淚自南冠只今
永夜商行止心事茫茫苦百端

山房卽事

滄江一臥動經年天假浮生不偶然境轉煙花開獨寤機
忘魚鳥得投閒從教病骨留殘簡更莫回頭擲半錢
千秋難了案陶琴壁上更無絃

遊湖上作

松竹陰森路轉通上方深隱翠微中寒泉漱玉晴飛雨祇
樹披金曉送風插絳雙峰連大壑穿雲孤磬澈秋空迷途
賴爾能相道搔首踟躕怯去驄

瑞花臺

呈奇吐豔有誰催疑就仙壺恍折來圖畫一春都口斷拜
迎竟日接天台連枝錦萼香如撲逐朶檀心越勝裁卻是
天神傳彩局倚風含笑傍樓臺

送彭讓木父母入觀

莆陽文獻舊登壇孝廟爭推彭惠安道用江門千聖統名
垂慶厯四賢冠至今奕葉森槐棘此地將雛囀鳳鸞綠綺
妙操巖壑響青萍光燭斗牛垣已知民德如慈母更說衙
清似長官奏計固當天下最匡時行見古人難先臣恃有
弓冶在後學親承桑梓看正合通家論臭味仍因小別敘
溫寒臨軒若問會稽狀禹穴探幽得考槃

元旦侍宴鑑湖師於姚江既別賦贈

春回斗極萬年禧高耀三台特與齊山簇怪鼈珠粲粲水
沉僊漏玉遲遲須臾縣曲鈞天下次第春盤列鼎移洗酌
載歌抑衛武傳經篤論晚朱熹何當函丈從容地不負良
宵爛漫期道在急流先勸駕功成夾日首排扉祇今國恤
紆遼海自此君恩賜鑑溪坐久不知花炬落出門相送又

臨岐

辭崑崙叔招飲和來韻

四首 董編

按其一其二其四見

我師獨醒人杜門不復開歲晚存知己悠悠莫往來

雪中過訪崑崙叔遺贈二絕奉答原韻

千秋重憶剡溪艇逸興霏微鬪雪花縱使當年見安道可
能立賞似君家

歲杪連朝雨雪中杜門無事懶書空相思欲比梅花瘦只
恐冰心對未同

送陶淑先入太學

四首

按其一

見董編

鎬京樸械聚賢關高帝金科壁水環不識會稽天下士朝
朝挾策更趨班

也知挾策趨班意天下文章只此中若更此中窺富美宮

牆萬仞是登龍

咄咄青衫眼界寬科名豈足厭儒酸恭逢天啓斯文日南
國人倫若箇看

陶鏡心丈將南偶占挽駕

二首

按其一見董編

幾度含杯吼洞天攀蘿捫石過僧閒忽教雙鬢看行色悔
卻抽簪我十年

大柳客店見高存之題壁慨然和之

二首 董編

按其一

忙忙削跡走何年底事成忙底事閑今日箇中忙裏事馮
君轉作等閒看

時公以謫籍久走謁座師歸德公有
乾坤總是閑人之句今起光祿卿

除夕示陳敬伯

四首

按其一見董編

官衙晝扁不知年客路妻兒倦欲眠自怪渾家何日了與
君今日共逃禪

不作家緣有道緣百年難得此宵偏多情最是茅亭燭剪
盡更深話未眠

十年知己奈今宵歷盡風塵路尚遙自是欲歸歸未得馮
君發策待來朝

雲門聞鵲次天衢弟韻 四首 按其三其四見董編

一託花枝春已深風中鍛翅雨中音從來不信啼紅怨永
夜空山感只今

春來無鳥不鳴嚶柰爾淒淒訴獨醒欲託雲門詢知己五
更溪月照沙明

送特倩叔備兵山海 四首 按其一其二見董編

雍容講肄正登壇又報軍前殺賊還此是姚江舊衣鉢肯
教千古痛才難

廊廟疆場一體憐只今時事更難言天涯到處同心淚不
必分襟叔姪前

陽穀道中辭春 八首 見董編 按此其四其五作也餘六首

落日沙場驛路西年年行役送春歸祇今膂力經時改故
讓征夫獨採薇

無限王孫芳草情也知魚鴈帶春征十千莫問妻孥俸慣
自狂夫不計生

對月

搗衣深巷到三更正值良宵倍楚清長嘆幾聲留瘦影卻
教明月坐空庭

述懷

黃花憔悴欲辭秋記得當年事遠遊鄉國不知何處是至

今腸斷白雲頭

風潮

澤國千年幸免魚龍蛇禹穴護金書驟驚滄海聲能嘯又見桑田壘作墟

送徐生之粵

卜隣燈火幾宵明絃誦從容點也情何事春風羈不住飛花片片逐南征

劉子全書遺編卷八終

上虞後學錢玖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一

邑後學 沈復榮 編輯

哀纂一 陽明傳信錄一

小引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於先生之為言學言教者存宗旨也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為轉註凡以使學者截去 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

生者也是謂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邇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綫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舍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於先生之道爲何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冀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云昔崇禎歲在己卯秋七月望後二日後學劉宗周書於朱氏山房之解吟軒

陽明傳信錄卷之一

語錄

刊落聲華務於切已處著實用力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著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著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日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則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以上與辰中諸生

刊落聲華是學人第一義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追求之則反為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

答徐成之

此語自是印過程朱

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為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

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黃宗賢應原忠

已見後方知難政為此鏡子時時不廢拂拭在儒釋之辨明道尚泛調停至先生始一刀截斷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

誠無爲便是心髓入微處良知卽從此發竅者故謂之
立天下之大本看來良知猶是第二義也

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
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由已無
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以上與黃宗賢
開處不是源莫錯認

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
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
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
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工夫只是致中和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
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
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
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
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
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兩彼卽曉此
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以上與王純甫
先生恢復心體一齊俱了真是有大功於聖門與孟子
性善之說同

大學之所謂誠意卽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
物致知卽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皆所以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
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

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

答王天字

先生既言格致即中庸明善之功不離學問思辨行則與朱子之說何異至又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於正則不免自相齟齬未知孰是

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

寄李道夫

今且識援之登岸是何物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

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猶是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所得力處

與陸元靜

勘得到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

義利二字是學問大關鍵亦即儒釋分途處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著力一真一切真

以上皆與薛尚謙

識得第一義即遷善改過皆第一義

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

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目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

答羅整菴少宰

整菴又有答先生書云前三物為物三後二物為物一

為自相矛盾要之物一也而不能不殺而為兩散而為

萬先生之言自是八面玲瓏

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心者其亦可謂窮理乎

與夏敦夫

洙泗淵源原是如此得曾子發明更是樸實頭地曾子

就誠處指點先生就明處指點一而已矣

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

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祗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答倫彥式

與定性書相為表裏

且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

答方叔賢

如此用功真不怕不長進

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

良知之智實自惻隱之仁來

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

明也察之而已耳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木一念而未嘗靜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

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矣

以上皆答陸元靜

照心固照妄心亦照二語先生自為註疏已明讀者幸

無作玄會未病服藥之說大是可思

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為

灑落之累耶 答舒國用

最足發明宋儒主敬之說

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塗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何思慮得天理原是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
如此方與不思善惡之說迥異

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執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周道通
先生之見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卽是氣氣卽是性則合更有商量在

謹獨卽是致良知 與黃勉之

千聖同符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

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精
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
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
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
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
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
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
亦本來如是答友人問

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
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
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
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
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說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
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
下落處也答友人問

所謂頭腦只良知二字

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
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
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
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
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
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
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嘗已啓學者心理為二
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

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聞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
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不學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者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耳蓋學之不能以無

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竝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此也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竝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以致其體察乎

夫良知之於節目事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事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

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之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以上皆答顧東橋

良知之說只說得箇卽心卽理卽知卽行更無別法

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之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

一部禮經皆當如此看

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學者皆可以爲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爲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爲釋老氏之所以爲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硤硤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

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橫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俛俛然既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

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况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底極乎

以上寄鄒謙之

只一僞字是神奸攸伏處以先生之善變也經如許鍛鍊而渣滓未盡猶然不廢工力如此

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

答季明德

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

答歐陽崇一

近來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

功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水而乃專去添柴放火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

致良知只是存天理之本然

良知只是一箇隨地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

以上皆答
聶文蔚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

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

與馬
于莘

此是先生的派明道處

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

與宗
賢

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詞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於幾微毫髮之間而已晦菴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爲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而又烏在其爲支離者乎獨

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詞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做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之自爲則亦豈至是乎僕嘗以爲晦菴之與象山雖其所爲學者若有所不同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今晦菴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菴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繇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砮砮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菴折衷羣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

於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其功亦寧可得而盡誣之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概目之以禪學則誠可冤也已

答徐成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寄安福諸同志

簡易真切是良知二字做手法

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二年耕可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過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謫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養暮不糴則無以為飧朝夕不

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入不得已復棄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謫乎要在深信勿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

答毛以乘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一終 山陰後學杜寶辰校刊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二

邑後學 沈復粲 編輯

哀纂二 陽明傳信錄二

文錄

別三子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嗒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

光緒壬辰年補刻

之助者志之勿立勿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始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沉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

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濂洛淵源而後師友之道復振於今蓋亦貞元之一歟

贈林以吉歸省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亦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

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徧天下而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哉

流俗之難振拔如此立志之說亦須有所見始得決不是意氣恢張者

贈王堯卿

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誘者其中日陋

別張常甫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

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澹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學貴知疑先生又善啓人疑如此

別方叔賢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爲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曰恭卒乃自稱門人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以樂爲吾黨道之存而存此一段師友之槩

別王純甫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曰道未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曰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剛柔滄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埴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贈周瑩歸省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

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
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
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
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
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
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
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反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
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
遂反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
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
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
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

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
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
未睹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
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
見

先生善點化人如此

贈林典卿歸省

林典卿與其弟游於太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敍嘗聞
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
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
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
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

慮敝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
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
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
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
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
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
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
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
益益之是爲一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
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
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
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

諗之

先生已說了義故無加益處

贈陸清伯歸省

陸清伯澄歸歸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
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
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
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
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
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
莫過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游市肆者日進於利
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
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

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歎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
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睹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
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
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
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
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
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
與人爲善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爲日退也而意阻焉
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慊焉亦能無日退乎斯
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學人入門消息盡被先生一一供出而教法之妙亦可
媿美洙泗

贈郭善甫歸省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
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
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
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
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
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
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
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
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耕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
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
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

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過時之說使人汗猛

贈鄭德夫歸省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日之於妍媸

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心既有是非兩家安得無是非既有是非安得無異同今人之言曰佛法過儒便是同異了

別梁日孚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

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卒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矣

示王嘉秀

君子之學爲己之學也爲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爲爲己漉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爲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爲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勿覺亦可哀也夫

字字爲近世學者頂針

示孟源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污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爲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爲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

先生時已如此况後世乎

示顧維賢

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

吾道指南端的在是舍是而求皆傍蹊曲徑可知

示王一為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祕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致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

起拜曰聞教矣

贈朱子禮宰暨陽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

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嘆曰吾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炯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良知即天理故曰至善

示朱守諧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為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不肯知三字甚警

示魏師孟

心之良知是謂學

較心之精神是謂聖更親切

象山文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子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勿思耳矣蓋王道息而霸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形名器數之末以求

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子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

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

象山言本心最是諦當後人專以釋氏本心闢之謂其語心而遺性也然則性果何物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是孟子先已差矣後人既不識象山又安識孟子愚謂本心之說是象山獨勘性宗處故其於慈湖授受終不別下一語爲慈湖所折服然不知慈湖已終信得象山不差些子否性學不明非惟闢象山者不知象山卽推尊象山者尚隔幾重公案在。象山喜言實理先生言天理

朱子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某早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旣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擾疲繭茫無可入因求諸釋老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

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竊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余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

先生自供供人處俱確鑿無疑朱子聞道畢竟在晚年

觀德亭記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燥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先生之教不廢九容而本之只在一心

記尊經閣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

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至於誠僞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爲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

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祖父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而享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

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六經註腳之說正是尊經要旨後人不善會便是侮聖人之言

立志說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汚下者凡以志之勿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

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謾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攷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飢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可易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

立神氣清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慄心生責此志即不燥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博約說

南元真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

聖子金書編卷十二
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致其良知一也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詒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爲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求盡其條理節目焉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爲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

拔本塞源說

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則是聖人亦不可以

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人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

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

鑿子全書編 卷十二
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性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

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
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
王道熄而霸術熾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
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
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許之
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
術若管商蘓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旣其久也鬪爭劫奪
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
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
旣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

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
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
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
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諱
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
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
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
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
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
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
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蠱

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

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答顧東橋

快讀一過迫見先生一腔真血脈洞徹萬古蒙嘗謂孟子好辨而後僅見此篇

劉子全書遺編卷之十二終

山陰後學杜寶辰校刊

